

不戒掉穷兵黩武的癮,“喀布尔时刻”还会再现

国际锐评

“美国背叛了我们!”“乔·拜登是一个不合格的世界领导人,他加剧了我们的苦难。”近日,美国一家国际新闻网站GRID采访了9位阿富汗人,他们在讲述过去一年的生活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美国的愤怒。

一年前,入侵阿富汗20年的美军仓皇撤出喀布尔。“喀布尔时刻”也被视为美军入侵阿富汗失败的标志。不过,人虽然走了,美国政府却一刻没有停止在这片土地上作恶。经济制裁、强夺阿富汗

人命救命钱、肆意侵犯主权……美国的黑手仍紧紧扼住阿富汗的喉咙,令整个国家难以喘息。

12岁的阿富汗男孩古拉尔靠在喀布尔街头捡水瓶和易拉罐谋生。他说:“我曾是学校里的第一名,但我们家里没有钱,我已经休学一年了。”古拉尔的遭遇不是个例。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指出,美国对阿富汗的经济制裁加剧了当地危机,“98%的阿富汗人吃不饱饭,近一半5岁以下儿童将陷入严重营养不良状态”。

经济制裁犹如美国给阿富汗重生套上的紧箍咒。身

在加拿大的卡里姆对此感受颇深。由于金融系统无法运作,他没有任何渠道给阿富汗的家人汇款。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指出,除非恢复正常的经济和银行系统,否则根本不可能使阿富汗人民从生存模式转变为繁荣模式。

更令世界愤慨的是,美国还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约70亿美元资产。迫于国际压力,美国和阿临时政府在7月底商讨由国际监督的信托基金来管理这笔钱,但在谁来监督等问题上分歧巨大,美方何时还钱仍

是未知数。

就在上月底,美军以反恐为名对喀布尔实施无人机越境打击。这引发了阿富汗全国抗议。阿知名政治评论人士卡里布拉指出,美国的越境打击行动违反国际法,侵犯了阿富汗的主权。这是美国向世界展示霸权,他们依然会干涉阿富汗事务。

过去一年,尽管美国踩住阿富汗重建的“输血管”,但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阿富汗还是克服了寒冬、地震、洪灾、制裁等挑战,在维护安全形势和

打击毒品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根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最新数据,截至6月15日,阿富汗临时政府上台后平民死伤人数要远低于前几年冲突最激烈的时候。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数据显示,阿富汗2020年制取鸦片的主要原料罂粟种植面积是2001年的近30倍。在2021年美军撤离后,阿富汗临时政府宣布在全国禁止种植罂粟,并禁止各类毒品的制造、使用和贩卖。

阿富汗人民不应被遗忘。美国这个阿富汗乱局的始作俑者,绝不能“甩锅”推责、一走了之。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

前局长、退役上将彼得雷乌斯在接受采访时承认,美国在阿富汗驻军20年期间犯下了“严重错误”。在谈到阿富汗战争时,他经常引用这样一句话:“你可能厌倦了一部电影,然后离开电影院,但电影还在继续。”

美国政府不能假装“电影结束”了。它必须就入侵阿富汗进行道歉、立即还钱、充分赔偿,尽快松开扼住阿富汗人喉咙的黑手。它更应谨记这场战争的教训,戒掉穷兵黩武的癮,克制改造他国的冲动。如果一条道走到黑,更多“喀布尔时刻”还会再现。

神仙岛游踪

巴厘:意如香

Watu Karu 山脉乡景

Watu Karu 山脉,坐落于峇厘神仙岛中部,山脉蜿蜒起伏数十公里,与Gunung Bedugul 旅游景区遥遥相对。山腰间森林密布,湖泊纵横,乡野人家杂居山脚边,梯田层层,稻浪滚滚,农夫劳作忙,河渠潺潺,池塘鸭群追逐,禽鸟、白鹭飞翔归巢,形成一幅景色优美的乡野天然美景。

傍晚时分,站在山腰别墅楼上,极目远望,浓浓的雾气笼罩,飘飞的白色雾气向四周扩散,飘进别墅里,把游人团团罩进雾气中,犹如飘在白云中,伸手触摸,白色雾气流向指缝间,抓也抓不住。小孙子们高兴地在浓雾中捉迷藏,砰砰跳跳,你追我赶,笑声、喊声……笑闹掀翻天!

入夜,山腰间更是浓雾罩满,什么也瞧不见了,只见朦朦一大片,恍如山脉躲进遮羞布,见不得人矣!须臾间,山风猛刮,又把雾气层层吹散,顷刻间,山脉稳稳约约,野火点点,只见错落落的乡野人家,灯火闪烁,似乎在雾中,死命挣扎着放光,天边一弯峨眉,若隐若现,一幅扑朔迷离的乡野夜景,突兀间展现眼前。凉风习习,人们被夜色寒气吹拂着,寒意裹身,冷气扑鼻,口鼻不时喷出白雾气,犹如神仙吐雾纳气般,不觉爽身轻,倦意全消,好不惬意。

翌晨一早,睡眼朦胧的双眼,放眼山坡显现鱼肚白,乡野人家处处炊烟,袅袅白烟升空,家家烟火燃起,仿佛唤醒睡懒觉的游人,快快醒来吧!旅游景点还多呢!生机盎然的游人,伸伸懒腰,又生龙活虎、活灵活现、继续游踪探胜去也……

Munduk 瀑布

沿别墅山坡徒步走下去,弯弯曲曲,沿途草萋萋,老树斜坡挺拔而起,落叶堆叠,陡坡处架设石道阶梯,满是苔藓主宰,需小心翼翼,路滑难走。山坡间水汽弥漫,山泉淙淙,想学古人闲庭信步,难上加难。

颠簸走了大约五公里,Munduk瀑布声响灌耳哄然,昂头望,赫然数百米高的山崖上,轰轰然白色瀑布倾泄而下,水汽飘飞,白色雾气弥漫笼罩,游人纷纷走近山脚水流碎石处,迎着山水波涛,泼水弄波,沉浸在瀑布洒下的水气笼罩中。轰轰的声响,瀑布击水四溅,惊醒了爬山的疲惫,精神为之一震,神爽心闲起来了……

一块瀑布底下大石矶,游人争先恐后爬上去,摊开双手,搔首弄姿,任凭手机拍摄,水汽落下洒满身,全不在意,只想捕捉瀑布水汽冲袭下的留影,向亲友炫耀,不见瀑布不回头,管他满身湿漉漉,管他寒意暴满身。

下山容易上山难,回程时一坡一坡艰难爬上,

老迈游人爬坡吃力,一里路程一停歇,气喘吁吁,坐下吸水解渴,抖擞精神,返程再攀登山坡。

君不见露重霜浓花影瘦,有道是明月稀疏照瘦身。让孤独寂寞的身影,在瀑布击水中冲洗干净;让人间的丑态欺诈,任凭瀑布席卷而去……

寒风渡,离人泪,一山瀑布,一身寒意,最怕人间离愁……

湖边帐篷旅舍

Bratan 湖在 Bedugul 景区内,游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这里风凉气爽,气候宜人。湖泊景点处处,酒店别墅、餐饮业林立,农产品更是独具特色,很有吸引力。群山倒影湖泊中,涟漪荡漾,如梦似幻,远山猿猴啼,湖晏河清,游人汽艇环湖遨游,络绎不绝,而最让人留恋忘返的,莫过于寄宿于湖边帐篷旅舍里了。

适逢长假,一家人租赁了六、七间湖边白色帐篷,享受从未经历过的野外露营地,感受山野湖边雾气重重的夜色朦胧,那情调、那享受,非亲历其境难于言说。

帐篷临湖营造,深具峇厘人尊重大自然的人文特色。帐篷方圆三至四米,高不出三米,可容两人留宿,内部摆设、洗漱间一应俱全,无需冷风装备,湖边山风习习,凉意透身,气温适宜。夜晚蛙声咯咯鸣,走近湖边,不胜寒意,不着寒衣,那寒冷不是常人能忍受。所以一般游人都会备齐

夜晚烧烤,享受野餐,旅舍常备干木柴,升起野火熊熊,既可取暖,也可烧烤肉食,一串串羊肉或猪肉,参和着峇厘特色酱料,烧烤香溢扑鼻,引人口馋,在寒风中举家席地用餐。小孩子们围住火堆旁,一边吃,一边吵,笑声与喊声,在雾气朦朦胧罩中,激扬热闹湖畔边,一家人乐融融。那露营地,吃到下半夜,大家兴致勃勃,好像总是吃不饱,一直闹至凌晨两点,烧烤尽吃光消灭,蒙头呼呼大睡,进入梦乡中……

翌晨,天色微白朦朦,手捧《唐诗三百首》,坐在湖边座椅上,品尝旅舍备就早餐,一杯热咖啡,慢慢品饮,晨晖下,细细品读唐诗佳句,古诗人描述山区湖泊的意境,字字珠玑,情景交融,耀然纸上,与眼前亲临湖泊的胜景,恍如融入古诗生动的诗情画意中,感叹于古诗词的精彩表现描述,获益匪浅。

晨晖下湖上生明月,依然高高挂,圆月辉映泛光湖面上,群山倒影泛湖耀生辉。借问月里嫦娥,今夕是何年?举杯邀明月,品茗热咖啡!

面对 Bratan 湖胜景依依,怎不叫人流连忘返?来了不愿离去,离去了又想再来!何时?——您也亲临神仙岛,亲自领会神仙岛的大自然神奇,神仙岛的山野湖泊,海滩美景,热烈欢迎您举家——大驾光临!

烈火真金

——沉痛悼念吴秀吟老师

万隆:高鹰

惊悉泗水吴秀吟老师于2022年8月11日溘然长逝,深感哀恸,谨此表示沉痛的哀悼。吴老师的辞世,是东爪华社,也是印华教育界、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吴老师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为印华教育复苏和印华文学的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你长期默默耕耘,培育了海内外无数的桃李,写下了众多德艺双馨的美文。你胸中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如熊熊的烈火:你创作的佳作,似串串真金璀璨夺目。

我高度赞赏你的人生,拥有爱国的忠魂和高尚的情操;你一生爱国爱乡爱家和崇尚教育,七十年如一日,从事教学、家教,把终身献身献给了印华文化教育事业。

记得2009年1月间,你参加了首届海外华人征文比赛(中国,我有话对你说),当时,你写的参赛作品《海外游子心系中国》,在高手如云的征文大赛中脱颖而出,荣获了特等奖,意义非凡,令人赞叹。

这篇参赛散文,为何能蟠宫折桂?其主要原因是,首

先文中贯穿了“中国心、民族情”的主线;其次,散文的语言朴素、简洁、生动而又色彩鲜明;文章的结构严谨紧凑。特别是结尾,高度表现了作者内心的激情和对中国的热爱,从而深化了文章的主题思想。

吴老师不仅经常在《千岛日报》发表文章,有时也向《国际日报》投稿。时而在香港的《世界华文文学家》和《香港文艺家》刊物上发表作品。吴老师之作深受主编著名爱国诗人王一桃的赏识和重视,受聘为海外副监事长。王一桃还以世界文协出版社之名,为吴老师的著名文集《走不尽的路》(三集)再行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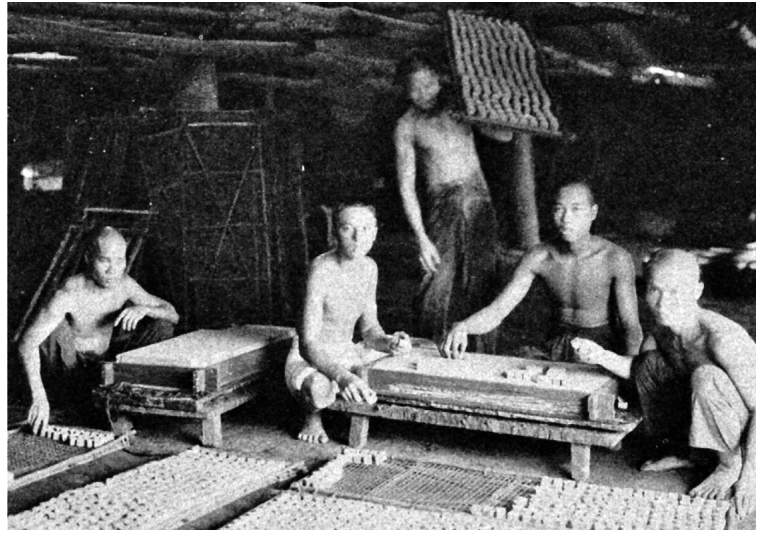
吴老师还出版过《永远的怀念》文集。内容写吴老师与夫人(王旭明)鹣鲽情深的经历,双方都从事印华教育事业,他们俩的夫妻恩爱深情值得成为好榜样。

吴老师曾任泗水新中校友基金会顾问,新中校友联谊会副主席,东区文友协会顾问。深受社会各界的敬重、信任和爱戴。

最后祝愿吴老师一路走好,永享安息乐园;祝愿您胸中的烈火真金永放光芒;祝愿您化成一火炬,指引我们的人生路!(14-8-22)

唱和诗体通古韵,古今灵犀一线熅。古色古香无价宝,千古智慧烘新运。唱和诗文似皓月,见证李白故乡云。黄河之水天上来,中华文明世代巡。唱和诗篇似公英,一年到头勤耕耘。早季热风传千里,椰蕉雨时盘报草。印尼国庆千岛欢,四面国歌传佳讯。滴水之恩涌泉报,岁岁敬仰国父勋。唱和诗团畅开怀,锦上添花处处俊。传统文化普天下,古今中外响凌云。

占碑:郭春明
偶感



廖内的华工在加工黑儿茶饼

最后,还需要一笔资金将所需数量的工人从国外请来,将他们的设施装备运过来,直到可以卖锡的时候,再重新安置工人。而当地矿工则把采矿和挖矿当作副业,没有资金去投资这些高风险的工作。正如卡尔·特罗基(Carl Trocki)在19世纪初新加坡附近的华人经营的黑儿茶种植园案例中所指出的那样,矿老板们定期把物资出卖给矿工们,特别是鸦片,用来“回收”他们应该付给矿工们的工钱,以保持他们的经济利润。与让矿工们自己保管

工钱相比,这个方法更加有利可图(Trocki, 1979, 1990)。类似的情形可能也在邦加发生。

19世纪和20世纪,采矿业发生了第二波技术革新,西方技术取代了华人发明的采矿设备。人们使用蒸汽和柴油发动机,进行取矿、抽水和运输加工好的锡石。监测器和利用强劲水力清洗矿石的巨型水管,取代了以往使用锄头、累弯腰的人力活。到了20世纪,又使用挖泥船将锡矿石从海中捞出,进行清洗,然后放到巨型熔炉中冶炼。这

基础科学与科技(5)

玛丽·索默斯·海杜丝(MARY SOMERS HEIDHUES)

些机器设备的引进,为欧洲资本进军采矿业打下基础。不过,一些神通广大的华人矿老板们也引进了上述新技术。

进入20世纪,由于机器大规模取代了人力,矿工的族群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印尼本地矿工开始加入或者取代了华工(Hiddhus, 2008b; 111-137)。采矿依旧被视为粗重活。然而,后来几年邦加出现新趋势,采矿业成为面向所有人的领域,许多小型采矿队使用简单的机器设备在地面或海底寻找矿石。许多华人离开邦加和勿里洞的矿场,甚至移居他处,而新矿工则从印尼各地蜂拥而至。

近代的发展

到了19世纪末,印尼各地华人企业家已经摒弃了中国的技术和设备,转而引进或采用西方的新技术和发明,包括印刷机、食品加工机、纺织机以及许多其他机械工程。近几十

年来,尤其在城市,这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可以说,正是这些华人企业家与其他非华人企业家一道,将西方或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印尼。不过,本篇短文无意于列举这些创新。

对印尼医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华族从古至今对印尼所做出的贡献。医学是印尼和中国互相借鉴和学习的重要领域之一。沃特斯(Wolters)指出,室利佛逝(Sriwijaya)是早期向中国供应药品、树脂(尤其是樟脑)、草药和其他香料调味品的国家(Wolters, 1967)。到了17世纪,巴达维亚就已经有了中医师(Sinse),当地华人还拥有自己的医院(Lombard, 1990: 275),而华人药师则散居在努山达拉群岛,售卖中药和用当地药材制作的中草药。有些华人名流是制药大亨(Lombard, 1990: 276)(详见本书第五部分《草

药和化妆品业》)。新加坡华人还将印尼的樟脑和桉树油制成虎标油(后来被称为“虎牌”),然后又出口到印尼诸岛。二战前,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这种药几乎是每家每户的镇宅良药。于是,当地华裔争相仿造类似的产品,与胡文虎(Aw Boon Haw)的名牌万金油竞争。如今,中国传统医学,尤其是针灸,在印尼临床实践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详见本书第四部分《中华医药》)。

进入20世纪,许多华族人士获得机会在印尼学习西医及相关领域的知识,甚至出国留学。大多数华人毕业生不仅在疾病治疗领域,而且在印尼现代医院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面向印尼人的现代医学教育领域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详见本书第四部分《医学界的华人》)。

眼科医生叶鸿俊(Yap Hong Tjoen)及其儿子叶基忠(Yap Kie Tiong)在日惹兴建的眼科医院,特别是在独立革命时期,为当地社会大众的健康提供了保障(RSMY-AP, 2015; Zhonghua Wenhua, 2013)。外科医生及救灾志愿者李德美(Lie Darmawan,

华人名 Lie Tek Bie)(详见本书第一部分的《医者仁心,毕生的使命——李德美》)、肝脏外科医生沈德民(Demin Shen)和神经学家薛碧玉(Priguna Sidharta, 华文名 Sie Pek Giok)都是印尼公共卫生服务领域赫赫有名的医生典范。

已故的薛碧玉通过教授神经病学课程及其编写的教材,为印尼现代医学培养了众多新生代医生(Suryadinata, 2012年)。在制药领域里,汪友山(Eddie Lembong, 华文名 Ong Joe San)及其同行们致力于药物的研制,让其他国家开发出来的科学医疗服务于印尼人民(Suryadinata, 2012)(详见本书第五部分的《制药行业的动态》)。

最后,就是霍斯菲尔德(Horsfield)等人所记载的,为了适应印尼锡矿开采而改装设备的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印尼人民对华人从中国带来的基础科学技术的借鉴、适应、采用和拒绝的问题,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广阔领域。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完)